



腊月的味道

王永清

进入腊月，正值一年中三九四九冻破碌碡的时节，天气虽然寒冷，但年味却日趋浓郁起来，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忙年”的喜悦里，腊月就像一坛酿好的美酒，清醇甘冽，沁人心脾！

腊月是有味道的，首先是亲情的味道。到了腊月，思乡的情绪开始蔓延，回家的号角吹响了，身在异乡的人们，揣着一张回乡的车票，带着几分疲惫，纷纷赶着回家。“幽幽盼儿归，归来喜欢颜。”村头的麦场边上，白发老母亲，一只手遮挡着阳光，正在那儿静静地眺望远方，一年三百六十日，盼的就是个全家团圆。腊月里，每一颗心都在盼望着，激动着，快乐着。

一年的美食，仿佛都聚集到这个月来了。腊肉的醇香，冻肉的清凉香。烧烤的辣香，油炸的脆香，馒头的麦香……



合在一起，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 味道，每一个细节都喷香得奥妙无穷，每一项活动都喷香得透着精彩，把腊月烘托得令人神往。

腊月的味道是悠悠的岁月风情。阳台上、屋檐下，一串串腌好的腊鱼、腊肉、香鸡、香

肠，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招摇着，闪着油油的光，花椒和八角 的香味随风飘出很远，日子也沾上了永不褪色的芳香。

腊月的味道里有文化的芬芳。腊月里，到处涌动着红色。红鞭炮放出了孩子的欢乐，红灯笼挂出了居家的吉

祥，红福字倒出了美好的期盼，红春联贴出了大吉大利。每一 人都被幸福欢乐陶醉着，每一句话都沾满福气和财气，每一个日子都流动着蜜。

腊月是家的味道，弥漫着一种安闲与适意，像父亲坐在门前悠闲地抽烟，像母亲在厨房里幸福地忙碌着可口的饭菜，像随处都可闻到的醇香的老酒，像温暖的炉火悠悠的炊烟，在阳光疼爱的腊月里，在腊月喷香的时光里，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家的温馨。

腊月里，园子里忽然有暗香浮动，跑出去看，竟是梅花开了，金黄色的花蕊像一个个小铃铛缀满枝头。腊梅开了，心花便开了，日子便怀着春，在腊梅的枝头绽放。

“腊月年光如激浪，冻云欲折寒根向。”腊月是一个多情的月份，打开腊月的扉页，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喜气洋洋的世界。

回家的人

张彦英

回家的人磨破了鞋底
挤烂了衣服
回家的人忍饥挨冻
风餐露宿
回家的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像是睡了一觉
忽然明白当初出发的地方
有人正望眼欲穿

回家的人脸上荡漾着喜悦
眼睛里布满了想象
回家的人像一粒粒种子
被各种交通工具
运回故乡

又像是被一根绳子牵着的牛
夕阳正红，炊烟袅袅
一声吆喝：回家去喽
苍茫大地
如飞鸟齐腾，响彻天空

一杯乡愁

如酒的乡愁不知道灌醉了多少
身在异乡的人
他们忘不了一棵树，一条路
他们忘不了一扇门，一张桌
于是搬进梦里
画在纸上，挂在嘴边
把欢喜的泪偷偷地滴在酒杯里

如歌的乡愁不知道唤醒了多少
失去故乡的人
他们昂首前行，飞黄腾达
他们跨越千山，脱胎换骨
活出了另一个自己
那首儿歌总是不经意地唱起
乘着歌声的翅膀
倦鸟回到出发的地方

乡愁是植入体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一句久违的乡音就能引爆
你看，从不流泪的那个人
被轰炸得泪流满面

又回乡下

佚名

一跨进腊月，年味就浓起来了，故乡在呼唤我呢，带上几本书，挤上拥挤不堪的火车，回乡下老家过个年。

农事已毕，农具静静地卧在角落里，像冬眠的动物一样等待着春天里苏醒。母亲在一旁含饴弄孙，父亲在和乡民们围炉酌酒，那浓酽的米酒，香甜得让人无法抗拒。

寒风在收割后空旷的田野里四处游走，它是进不了村庄的，都被围在村庄里的麦草垛挡在了外面。麦草垛以外是风的世界，以内则是阳光融融下的乡村。

每天总有一些老人，在村子里向阳的地方围坐着，他们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偶尔谈论着很遥远但又很温暖的话题。有的身边放着一台收音机，眯着眼睛听戏曲，同样享受阳光的还有主人身旁几只静卧着的狗。

说不清为什么，乡下的许多人和事总是让我产生莫名的感动与联想。如同一首恬淡而深沉的歌谣，缓慢而悠长。

太阳升起，越来越暖。我会打开书，依偎在沧桑的土墙根下，随着书页的轻轻翻动，心在书本中自由飞翔，渐渐淡化了功利，颐养了灵性，也遁去了寒意，在书中忘却了自己也收获了自己。

有人这样说：“无声听细雨，寂寞闲读书。”而现在，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但也喧闹不堪。那份读书的寂寞境遇确实不常得，也只有在这年头岁尾偶尔从生活的漩涡里平静下来，静下心来，回到乡间读书，才能寻找到那份温暖灵魂的东西。

有时候，我也会在村庄的每个地方游走，一幢幢老屋已人去室空，许多亲善的面孔都在岁月的流逝中成了永久的记忆。儿时嬉戏的坝院、池塘、枫林……早已面目全非，目睹这些总让我百感丛生。

其实我知道这一切都还没有消失，它融化在空气里，就像雪融化在泥土里，成了滋养乡村的灵魄。

乡村年集

魏益君

进入腊月，年味就浓了。每到这时，我总喜欢驱车乡下，去赶那热热闹闹的年集，去寻觅心灵深处的记忆，去找寻儿时的天真。

记忆中，“腊八”过后，农村大集就有了年味，各种年货琳琅满目，人也渐次增多。这时，母亲就会给我们兄妹每人一元钱去赶年集。集市在镇上的几条胡同里，集市上人山人海，人挨人，人挤人地走着。顶数卖玩具和年画的那条胡同人最多，这也是我们小孩子最爱去的地儿。我那时最愿意买年画，一张张电影明星画让我崇拜，年画不光我喜欢，贴在墙上父母也看着高兴。我买了几张张瑜、郭凯敏、刘晓庆等几个电影明星的年画，弟弟买了一个会叫的泥狗。出集市时，人越来越多，人挤人一推一个趔趄。我把年画揣进怀里，弟弟的泥狗就惨了，举在头顶怕碰，捂在怀里怕挤，等出了集市，泥狗挤成泥块。在集头见到姐姐，问她买了什么，姐姐说插了两朵花，说着可怜兮兮地举起两根光秃秃的竹签，原来花瓣都被挤掉了。姐姐立时又高兴起来，说她买的头绳却好好的。

父亲买完年货回来，要带



我们回家，弟弟说什么也不走，哇哇哭着非要买个泥狗。父亲没法，重新挤进集市，买回来一个泥狗，弟弟就破涕为笑。这个年我们就过得非常愉快。

腊月初十，女儿放寒假从湖南回来，刚到家，就嚷嚷着到乡下去赶年集。那天，冬阳正暖，我们一家驱车来到乡下。远地，就望见花花绿绿的集市了。

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丰富，赶年集的人远没有当年那么多多了，而且现在的集市空场

又大，再也见不到当初那种拥挤的场面。尽管如此，集市里还是人头攒动，景象繁忙。几条规划有序的集市上，各色年货一应俱全。穿着早已不再土气的农民，不紧不慢地徜徉于集市，还有三五成群、打扮入时的少年少女，成为集市上最为亮丽的风景。更有一个小男孩骑在爸爸的脖颈上，举一个风车开心地笑着，那么的和谐温情。

女儿被文化市场一条街吸引了，现在的玩具也非往日的手工制作，声音逼真的高科技

产品引得不少小家伙挑花了眼。女儿喜欢布艺玩具，她选好了几个布绒娃娃后问我，当年的插花什么样啊，如果现在还有，我也想插两朵呢。我说，那时的插花就是纸做的，涂了颜色，现在哪有那个时代的插花了，你看，要么是仿真塑料花，要么就是鲜花了。

老婆说，现在再也没有当初年集的味道了。

听着老婆的话，我也心中感慨，是啊，不变的是年集，变的是年集的味道。